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陵川集卷三十三

元 郝經 撰

碑文

唐帝廟碑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霸歷數之運會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至堯而止黄帝以下不論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言生民之

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為三則堯為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為帝之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震而其仁如天也故揚雄謂法始乎宓犧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悄悄葢三皇以來少昊顓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歷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罰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為位公天下之

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傳其心法以道為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為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一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昏以為大祀而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自以為堯帝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内禪法堯號為神堯稱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臯陶

老子為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陶唐之祀忽諸後之不建而神之主矣近世惟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祈山堯母所居塋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一曰靈都山又曰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中山之永平之西水出伊祈口越蒲陰為祈水而州曰祈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城故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永平之東有縣曰慶都而無山永平之西有縣曰唐有碑言

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水東合於祈水以是徵之葢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塟之於此及其為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為命祀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居人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獨能指示其處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永平故中山屬縣金源氏升為州曰完令隷順天道歲甲辰監州事蕭侯顒以堯城之廟久廢乃令進士董仲方規故基復為立廟并督其役朞年廟成侯率州文武及

其故老落而享之經侯之門下士也請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贊帝德而為之詩庶幾居人識賡載之遺音知為陶唐氏之民焉其詩曰

伊祈蒼蒼唐水湯湯神母之邦是降生陶唐曰帝之鄉帝德是昌纂于有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於戲前王其能忘哉載葺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烝嘗哉享于有成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

殃哉神豈無方哉

廉將軍廟碑

將軍名頗趙之良將也當秦人虎吞諸侯趙獨雄山東援韓魏蔽燕齊故秦特忌趙屢加兵邯鄲欲斷山東根柢趙用將軍及上大夫相如秦人畏焉趙重而山東安一旦被讒秦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秦遂壓趙韓魏燕齊皆事秦將軍乃去趙卒于楚今順天之清苑趙之北邊也西北隅十里而近雞水泛出別為流澮有石梁焉

謂之廉梁梁之北有廟在汭之曲初河南亡經自蒲適保往來其間見其遺址沒於荆棘以為荒祠略而不問一日忽為新廟簫鼓闐溢因問之其人曰趙將廉頗葬於此古有廟焉廟之北有墓存焉則梁以姓名廟以爵稱也初將軍以讒去趙適魏趙遣使召之故為健啖以示可用復廢於讒楚人知趙不用迎以為將戰不勝將軍思用趙人落莫而卒今墓於是豈將軍終不忘趙楚人歸之而葬於是耶豈將軍與趙奢自雄北邊有功於

民而將軍獨没於異域邊人思之為虗墓而廟祀於是

耶然將軍以一人為趙之安危在趙而秦却去趙而秦

肆非止一將亦豪傑之士仲連之儔也觀其勇於為義

折節以下相如負荆詣門而謝罪烈烈風度千古不渝

宜其英靈在天死而為神廟而世祀也廟之初成本於

權帥府事苑侯終之者其鄰並居民也乃書其事俾刻

諸石作楚歌以刺讒告諸神云

黄榆落兮刀滿霜朝中山兮墓光狼甲萬騎兮血染裳

一夕絶漠兮禽賊之王趙有人兮主父為不亡將軍虎步兮國無與强秦人閉關兮弗敢望高壘堅壁以作氣兮期一鼓而奮以驤老冠而壯吾兮中權之良孰知君之信讒兮括為騎刼而貞可傷士卒何辜兮坑死于降趙豈能國兮折棟而壞梁彼譖人兮尚畀翁而箕張猶為頓米肉而示可用兮冀其君之不忘竟不召而去兮卷甲免冑而徬徨客死而莫之歸兮孰為墓于廉之梁魂兮來歸兮將軍之故鄉御李光兮露瓜香斟糯醑兮

傾酪漿鼓相如之瑟兮歌慨慷邯鄲無人兮叢臺荒郭開野馬兮祗何方

漢義勇武安王廟碑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代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祗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為僭偽曹氏徒為篡竊孫氏徒為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騎將軍飛與

昭烈為友約為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鎮荆州獨當一面掎角處操昭烈進取漢中王威鎮許洛幾復漢矣不幸而操權合謀以圖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與飛出師伐權以誅雠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事昭烈終則昭烈與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梁人起義於涿郡戰爭於徐兖犇走於冀豫立功於江淮而歿於荆楚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在所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

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為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容僞醜正實繁有徒嗚呼哀哉順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庳俯埶偪不稱王之威靈歳丁酉權帥府事苑德於雞水南湖之右創為新廟耽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為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為

三萬户張公來享于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議别為昭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之位焉已酉秋大享禮畢請碑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昭不朽仍作詩以侑神其詩曰

漢季草澤生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兒童燕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胷樓桑五丈即沛豐破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奸兇萬折不易以死從

瞰如兩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紅誰知京都遽蕪空
盡為曹氏妖狐蹤忽爾陷賊當天窮躍馬斬將萬衆中
侯印賜金還自封橫刀拜書去曹公千古凛凛國士風
跨有荆益事戰攻直指許洛期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
權如黠梟示象恭肘腋掩襲有呂蒙遂令大業弗克終
飛死帝崩永安宮三人在天義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
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崇
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坡贊孔融

四賢祠碑

四賢者何燕賢臣郭隗樂毅劇辛鄒衍也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汭有祠國士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為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為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為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因為

敘其事曰按北燕周文王子召公奭所封至王噲效舜禹事推國于其相子之燕遂大亂齊人伐燕入其國都遷其重器虜其民人幾亡其國齊師退國人立故太子平是爲昭王王思得賢臣以雪國恥乃築宮師事郭隗以招徠四方賢士於是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遂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趙韓魏之師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入臨淄歸大呂反故鼎徙汶篁祀桓公管仲示之以禮不拔莒即墨示之以義燕幾於霸當

是之時儀秦方以喘吻傾軋孫吳方以詐力爭奪孰知春秋復讎之義以仁義為王者之師哉而燕天下莫弱也齊天下莫強也孰知夫仁義之兵能以弱勝強哉獨孟子告宣王於前樂毅佐昭王於後天下始知仁義之無敵燕有國以來七百餘年矣世服事於齊晉令乃一戰勝齊而以秦晉為屬遂雄七諸侯又知用賢之功有如是者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昭王有焉其後樂毅父子大顯於燕趙俱為封

君郭隗之事不復見劇辛事業亞於樂毅鄒衍又能著書以明律吕之本及終始五德之運漢以來大行於世嗚呼以昭王之禮賢四賢之不負昭王君臣之義師表百世世祀於燕宜哉遂作思賢之詩以遺易州守郭公俾刻諸石仍大署四賢字俾牓諸祠以識之其詩曰

督亢之坡易水之湄臺平樹古昔賢何許有祠遥遥塵闇香銷廟貌肅然相見燕昭臣乃嚮明君猶北面敬賢若兹豈惟一戰仁義之師幾及三王世言管樂於仲有

光當時九九令何足數不用如鼠用之如虎冀北多馬材皆日千世無燕王斷鞭不前人有黄金裝飾子女士皆餓死可憐黄土燕國之金盡在一臺宜乎諸賢莫遂具來為告邦人勿之其祀庶幾永世賤金貴士爰想燕丹乃用荆卿不得秦城遂傾燕城君臣道合千古是仰師臣者王視此遺像

羑里周文王廟碑

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朝歌五十里而遠故殷紂畿内

地也湯陰之北道右有古城圯復之餘猶峻絶屹然以其隘小而逼故土實其中幾與堞平乃紂拘文王羑里之庫也前有文王廟祗存數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望見必披荊棘拜謁咨嗟而去莫不尤紂之兇悖聖之厄於是屬諸相臺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朂斯民善善惡惡之心重為序其事曰昔有殷既錯天命受熹毒逞戾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而竊歎怒而拘之羑里西伯乃推天命重卦觀象繫辭設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受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而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不貳七年拘縶畏罪自責而不校以憂患作易反身修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在羑里使閎夭泰顛等以賂悅受而獲免及受命稱王者皆妄說也若然則與於天下有意於得失非所以為聖也韓文公作拘幽操謂為小臣畏罪兮天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矣銘曰

業業堠土兮至今崔嵬適以彰聖德兮驅天下之歸易

之多戒辭兮憂世之衰而繩巳之違不入于朝歌兮吁嗟乎羑里之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廟其可不新兮

齊太公廟碑

齊有兩太公姜姓四嶽之後國于呂遂以國氏太公其後也當殷帝乙及紂虐亂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釣于渭濵以俟天下之清西伯畋而遇之載與俱歸使佐理其國時年已八十矣武王即位尊為尚父而師事之稱師尚父遂并將八百諸侯之師誅紂救民周有天下遂

為太師而封之齊五侯九伯得專征伐而在周召之右
及薨葬於周子丁公伋嗣復相成康五世皆葬於周齊
以其始受封之君稱為太公廟為始祖而世祀之至桓
公為五霸首尊周抑楚王室賴以復存是為姜齊之太
公當陳禦寇之亂公子完奔齊其後為田氏又以國氏
稱陳至田常專齊周安王命常之孫和為諸侯滅姜齊
而代之及卒亦稱太公至威王僭號稱王後為秦所滅
是為田齊之太公齊人以姜齊有大功於天下故不祀

太公和而特祀周太師太公由漢迄唐廟享於故齊都臨淄以故姜齊祖廟而不絶唐開元間又特立太公廟于京師以名將留侯等十人為十哲配享其後又進爵為武成王號為武廟禮秩與孔子廟同宋金以來遂為大典金亡而臨淄之廟廢令大行臺李公總統山東淮南道開府于益都東海西河穆陵無棣四履盡在統内遂於臨淄復立姜齊太公廟請碑其事為之論次云夫太公聖人也其相武王伐紂救民亦一伊尹也詩曰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特言其功烈之美而不言其所以聖至武王既受命進丹書謂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乃見其所以聖者其言擧於緝熙敬止敬之敬之天惟顯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等共為周家心傳家法以受天命而惟王統同夫堯舜之允執厥中惟精惟一兢業之道聖之事也故孟子謂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太公則見而知之知之者何知堯舜禹湯所傳之道也知堯舜

禹湯所傳之道而為文武師臣非聖而何後世兵家者流乃以六韜書為太公作皆陰謀狙詐功利之說謂以是佐周取殷而埒於孫吳嗚呼豈知太公者哉後世又推為武臣之首而與起翦並以一將待聖人則又誣太公甚矣武成之號公有所不受也故不書槃之詩載揚公之所以聖以侑神云

渢渢乎大哉齊之風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顯與西土而國之東乎不顯惟德祇稱其功乎敬勝乎怠神道之

充乎心存不忘堯舜之中乎乃武乃文聖德之同乎嗚呼不能忘三代之隆乎

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王統繫於天命天命繫於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絕續統體存亡於是乎在觀漢氏之三起三滅民到於今稱之廟食血祀於興王之地越千歲而不忘者可見也夫有仁民之誠心上通於天而下固結於民雖欲舍之而去天與民弗舍焉不篤於仁不誠其心一以暴戾

詭偽驅民而力爭之自以其民為己有而民視之為己讐縱一時或得則必失之昔秦之暴甚矣高帝寬仁愛人聖度豁如而得人心留侯自留從之以為天受義帝諸將推為長者使之入關除殘約法秦父老爭持牛酒惟恐不王雖避楚王漢天與民弗舍卒一天下受天命纂承三代之統莽之偽甚矣光武仁厚英明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得人心鄧禹仗策而求見耿弇倡義而來歸馬援以為帝王自有真遂留而不去雖避更始留河朔

天與民弗舍卒復漢祚而大一統操之暴則如秦而其僞則甚於莽復有項籍韓彭之智力盜有漢祚隂畀之丕僵然自以為無漢矣昭烈以遐冑遺孤有大志尚義烈與人誠盡堅忍自强一時推為英雄尤得人心雲長益德熊虎之將恩同骨肉諸葛孔明伊吕之佐而為之用雖逼于操忌于權奔走于二袁身無所歸而所在民輒歸之尤篤于君臣之契顛沛之際信義愈明掃境以復雲長之讐身死而無憾遺命孔明謂孺子不可輔則

自取至於不負劉荆州哭墓而去當陽長坂不忍棄民
勸於座襲劉璋以為當與操如水火及其屬纉自謂德
薄皆古之賢王所難能高光之所無有故曹氏雖據中
夏祇為僭偽天命王統卒在昭烈嗚呼高帝光武昭烈
三君傳一誠心歸之於仁作漢命脉以為統體維繫中
國始則造漢中則復漢終則存漢幾五百年涵浸深浹
固結民心至今不忘在所廟祀秦楚莽操之後卒皆無
聞仁與暴誠與偽之徵昭昭矣沛豊邑之高帝南陽之

光武涿郡之昭烈皆為帝里故其廟祀尤甚涿故燕國也古多豪傑之士歌謡慷慨借交報仇遺風尚存每言曹魏篡漢之事莫不欷歔流涕想見昭烈君臣父子之際仁厚灑落藹然三代之風故其祠下拜謁而致奠者朝夕不絶其歳時祀事合沓走集不遠千里指示樓桑故居彷徨不忍去故其神靈赫奕又有盛於沛豐南陽焉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遼金以來皆即故居代為增葺其正殿當中山靖王之後昭烈之諸父

祖墳園其神室則昭烈像設衮冕南向其佐命將相則列於兩廡左則諸葛亮龐統法正許靖右則雲長張飛趙雲馬超位敘崇敞有法制馬廟又有碑金翰林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之志論義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為先主名號有未正焉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生則稱主没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魏晉私計以昭烈父子為僭偽故稱蜀不稱漢以昭烈為先主安樂為後主至陳壽作三國志即以漢統與魏

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為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為正統惟宋司馬光更蜀為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崩則曰漢主殂追稱則曰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黄初之統以章武繼漢漢亡始為魏夫高帝以寛仁得人心開漢統光武以謹厚得人心復漢統昭烈以信義得人心存漢統故魏簒漢之始昭烈以為天下不可遂無漢傳序在己故即漢中王位及魏遂代漢廢漢帝而幽之乃即皇帝位于武擔之南正

名定分聲罪致討及崩而畀之孔明使復漢卒事其中興功烈雖不逮光武其出師誅讐纂承高帝之志揭示漢家神靈震疎姦偽若天假之年必拓定中原如建武之際矣且與光武皆漢子孫豈容神器之他歸而獨不與其統稱大夫之稱乎或者又以為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此又從而為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初昭烈見孔明即曰令漢室頹傾姦臣竊命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即以復漢自任孔明即曰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天下又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為帝冑使興漢室當是之時莫不以昭烈為漢帝曹氏為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之哉故為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體所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牓其殿而碑諸廟再歌義烈系之以詩詞曰

高祖造漢拯民塗炭世祖戡難民適思漢兩都二祖垂四百年昭烈之興死灰復然難於二祖百折不沮倉皇

奔走衆纔一旅豈弟仁厚民心是歸必得國士乃可有為既挾熊虎復起卧龍電掃漢南雷震江東蹙操脫吳據有梁益遂取漢中興王立國高皇之起始實在此拓定中原貽于孫子漢賊不並顧豈偏安丕豈其敵誅讐弗難天不假年僨軍崩殂不能致討還于舊都顧命孔明伊周之事不私其子天下大計琅琅格言勖以為善三代君臣乃令復見宗臣流涕效死出師遊魂伥鬼折敗不支崦嵫返照有光屬天既絶之統復一再傳三君

一仁三起三滅廟食帝里至今不絶燕山之陽涿水湯湯篤生異人復一高光杜鵑不來桑猶在寢刻詩廟門萬世是諗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以天下自任佐王而行道濟時伊尹也以天下自任無王而不能行道濟時孟子也以天下自任佐王行道不能盡濟斯民不盡其用諸葛孔明也伊尹之佐王而行道孟子之無王而道不行皆判一定無復於憾至於孔

明以王佐全才立政於區區庸蜀不能彊里天下完漢故物制禮作樂比隆三代以節制之師祗平雍闓禽孟獲馘王雙斃張郃不能汎掃中原討魏黜吳翦操虜懿方雜耕固壘敦信明義張漢天聲信九伐之法而遽隕星嘔血與道而不與命與之才而不盡其用是以有志之士莫不痛哭流涕而致惜焉嗚呼唐虞三代之盛孔子歎其才難而僅稱九人至孟子則又獨與伊尹一人為聖之任何哉葢士不能自重則不能任重不能輕天

下則不能有天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不以道義繫馬千駟祿之天下不顧三聘而起遂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放夏桀廢太甲一以天下為計已獨任其責故為聖之任也孟子為稱道則亦已之志也當其時中國無王有王者起則必為伊尹之事行道以救天下故每自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若齊能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為大丈夫則亦伊尹之儔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漢室傾頹群雄競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反復於智數詐力汲汲以爭天下獨孔明高卧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為躬耕隴畆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誠敬讓可以有為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從昭烈慨然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及永安顧命則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

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於內治既脩將以外攘以圖報效臨發上疏精忠懇盡藹然三代君臣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將兵薄伐出入巖阻一以節制不為浪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近利恢張遠圖秦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懿終不敢出則已定勝至其臨沒懿按視營壘亦歎服以為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祇一人耳論者乃以為自比管樂管蕭亞匹將畧非所長又謂不當復漢不可以詐力雜仁

義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當如陳平用金間魏君臣或者又以魏爲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爲入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班乎乃以是竒孔明而又以是責之乎豈真知孔明者哉初昭烈即漢中王位以孔明爲軍師將軍及繼漢即帝位遂以爲丞相安樂公即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及甍謚曰忠武魏晉以來既以昭烈爲蜀先主乃書孔明爲蜀相至於杜甫甄别題評號爲精當亦仍蜀相之名今既正昭烈之號而碑之涿郡樓桑之廟復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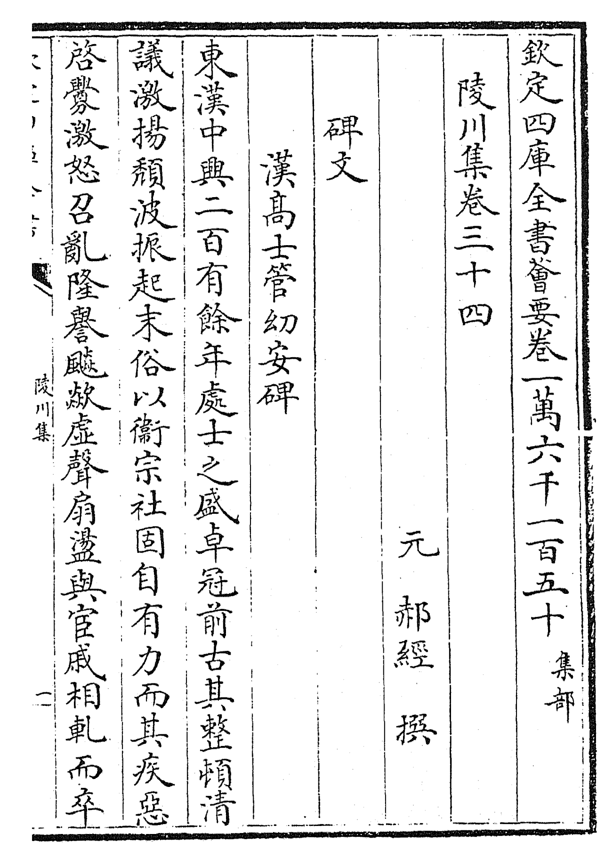
孔明位號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則君臣統體皆得其正推本論著碑之配享之廟庭作歌以悲其志云

季末汨於功利兮咸跛蹶以顛躋苟無益於己兮則並其民而棄之士氣日卑兮任天下之重者其誰莫不欲臣其臣而莫予違兮孰能以臣而為師莫不患失而欲得其君順而弗違兮而甘妾婦之為治弗逮於古昔兮皆苟且而詭隨漢室傾於桓靈兮薄崦嵫而日益阽危姦渠偽魁羣起兮鬨為力爭而竊窺或豺狼以肆毒兮

或狐鬼而誣欺不以為羞而助桀兮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獨之人高卧而不起兮若太山之四維雖不足以有為兮胡洪泓以自脂王室乃有遐孤兮逼無所容而民莫知歸三往乃見而益之以恭兮沛然龍起而夾之以飛以復漢自任兮吐胷中之奇君臣之契灑落兮相與撥亂而興衰顧命而托國與子兮涕泣而以死繼之仗義而討賊兮雜耕按堵而軍無私反正而扶偽兮還舊都而有期巍然聖之任兮將越孟而配伊天不假年

兮忽隕星而反旗志士莫不痛惜兮至今以為悲嗚呼噫嘻使侯不死兮禮樂其可興三代其庶幾兮不侯之知兮侯其可幾有格天之才兮以造命有佐王之略兮以濟衆有不可奪之節兮以輔政有不可窮之智兮以應變有必信而不可屈之義兮以誅仇而匡時成敗利鈍畀之天兮一不動於中而死生以之遂世而磊磊軒天地兮其道淳曜而無疵俾萬世之敬仰兮視此麗牲之碑

陵川集卷三十三



陵川集卷三十四

元　郝經　撰

碑文

漢高士管幼安碑

東漢中興二百有餘年處士之盛卓冠前古其整頓清議激揚頹波振起末俗以衛宗社固自有力而其疾惡啓釁激怒召亂隆譽飈歘虛聲扇盪與宦戚相軋而卒

成黨錮摶國共債亦皆自夫處士獨建武之初會稽嚴子陵抗志絶俗遠引長往不為漢之三公激成一代風節建安之末北海管幼安離羣高蹈肥遯居貞不為魏之三公以全一代名義得處士之道者惟兹二人然而君子當出而處則失義當處而出則違道子陵之不事莽得其處矣有君如光武而亦不事當見而飛乃潛以遯高則高矣於義未盡也幼安生於桓靈之際出於黨錮之餘董呂袁曹鬬起亡漢而社稷卒為操有欺遺孤

殺母后賊義士動以詔旨行事而終身不受禪代則其姦有甚於莽其共為簒竊委質而成事者皆患失無恥不顧名節之人當是之時處而不出可也不受其三公可也故東漢處士雖盛節高而道全者惟先生一人焉先生名寧姓管氏避亂適海外公孫氏亦僭擬王者又偏方一操故和順道德玩味經術格之以誠卒免於禍魏既簒以太尉徵不就正始二年卒天下莫不高之迄今千有餘歲邦人慕其德化代為祠宇歲時致享禮為

先師乃叙其事書為漢高士作詩以歌詠遺風俾刻之石云其詩曰

漢鼎破碎天地閉處士一網無噍類妖狐垂涎猛虎噬失身便為賊睥睨噎喝不敢伸大義少見圭芒即賈忌文舉德祖競棄市荀令倉皇亦自斃中原殆無置足地惟有海外可避世先生振纓從此逝箕子之貞固當繼遠害全身最得計醫巫閭高有餘翠鴨緑江深涵海際濯足歸來儘和氣紗帽無塵風滿袂東夷尚仁心簡易

土俗厚敬篤無偽遷善從化日純粹華歆見金節自廢
破壁殺后脅漢帝當時割席絕交契更著三公重相襒
回視諸人等兒戲滿朝不識司馬懿吾敢與人家國事
從渠九遷還四至禮樂詩書是吾志孤蹤遥遥謝權勢
蠖屈龍潛當未濟民未忘德猶世祀遼海千年漢高士

漢義士田疇碑

燕趙控帶朔漠土風雄質其服義尚氣借交報仇奮不
顧死振古以然當漢之季得義士一人曰田疇方董卓

廢立豪傑並起莫不欲盜漢以為己有獨賢宗子虞牧幽州不受山東尊號誓清國恥而天子蒙塵君臣道絶乃令疇奉章奔問官守比歸而虞為公孫瓚所殺疇乃哭墓而去糾合宗黨掃地而盟期於誅瓚無何瓚為袁紹所滅而紹亦終不勤王陰懷異志尋為曹操所并遂謀篡代於是袁曹等為一瓚故躬耕不出民夷義之漸成都邑以烏桓屢殺鄉州冠葢故假操以誅蹋頓操欲以五百户封為亭侯辭不受終身不仕魏世而卒邈乎

高哉古之義士無以尚已嘗謂豫讓荆軻亦燕趙之豪其感慨許與固有列士之風然中懷譎計并命于數寸匕首不免為一剌客如疇之卓犖數千里間關寇敵不隕君命以未反報臣主在難竟不拜官斥責去瓚而瓚不敢害歸於無終撫和民夷約法立制其志不止誅瓚欲奬率燕趙義士并討袁曹興復漢室不幸而遂為操有故終不臣操仕魏其義烈矯矯非豫讓諸人所能及也嗚呼漢室傾頽姦臣倚疊惟劉公虞以幽州死漢昭

烈及關張二人起義於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魏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者惟茲六人皆自夫燕趙古今所稱殆不誣矣宜其沒而為神各食其土也歲戊午經及易州總管何侯世麟越易京登黃金臺瞰臨督亢慷慨懷古因論燕趙義士以疇為首侯謂君欲誅公孫瓚而未卒志此瓚死所也君之靈豈不烈烈于是乎吾欲祠而祭之以表君義可乎經曰可哉遂祠于易水之上經為碑其事題曰漢義

士作歌以明君之志云歌曰

君在難兮時多艱士有志兮事無難躍馬去兮踰關山明月皎皎兮照刀環奉章遑遑兮入長安見天子兮覲天顏未報命兮不受官臣節達兮壯士還主君死逆兮血未乾苦淚徹泉兮骨已寒糾宗盟兮戮兇殘倒渤海兮推燕山誰知復有數賊兮瓚已死而操尤姦天下已無漢兮吾何以立於世間復何面目以見燕趙之士兮當蹈海而尸狂瀾彼荆卿兮尚不負於燕丹吾寧負劉

幽州兮俛首以事曹瞞死為漢士兮躬耕以盤桓嗚呼君之義烈兮高薄乎雲之端𢈔與傳說兮跨箕尾而凌高寒永為燕之神靈兮俾萬世其仰觀酒滿樽兮殽滿盤挹靈氛兮佩幽蘭我欲從君兮不可攀䰟兮來歸兮天漫漫吁嗟不可得兮摧心肝

殷烈祖廟碑

大河之陽有廟曰湯王絶去老岸深入故道瞰臨中潭蓋以王伐夏救民光有天下旱乾而無水溢故廟于是

假其神靈以禦河伯懷襄悍猛之患不知其幾千百年
稽天之浸漸入地中迆迆南却遠廟數里益出腴田貽
我來𦘺歲則大穰於是邦人益知有相之道庇神之休
䴏來祈賽禮盛先稷焉歲戊午詔以懷河陽為令上湯
沐邑於是經在藩府得賜第懷賜田河陽河陽吏以田
籍進疆畛之中有店曰楊子楊子之東廟曰湯王即此
廟也廟前有水曰湏音派乃晉湏梁水也盡在賜田内郝
氏之沇繫出有殷帝乙之支子令啓南陽之田而得烈

祖成湯之廟焉裒門敘族而遇其祖豈將令繼緒不忘乎時河陽進士茍宗道從余學其家故為大姓在廟之側桑梓阡陌與賜田接乃命其弟宗禮規廟周之地廓其神宇令河陽守置戶衛護仍為崇飾象設增伊尹仲虺二相之像以一神德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拯民于水火之中可謂禦大菑矣廟于河而河不溢可謂能捍大患矣其世祀也宜哉夫上世帝王皆以名稱宓犧神農皆是也至堯舜之世始有祖

宗之號曰文祖神宗至夏后之世則以禹為皇祖殷之世以湯為烈祖其後嗣王亦各有號曰中宗高宗然於簡策則皆以名稱於廟則特以號舉尊之也今既廟矣而以名稱非制也故更曰殷烈祖廟作頌以畀田畯俾歲時歌舞以燕神云

惟帝降格先天啓土湯聖不違應天篤祜夏惡盈貫我伐是舉枅彼三孽震厥皇武挈民請命脫之砧斧濟以寬仁瀹其瘡痏建中立極道繼堯禹盛德世享于何方

所伊侐斯廟在河之滸民猶戴蘇萬世一雨愿厲不作
重為呵禦河水洋洋莫余敢侮沃壤每每安流順去孰
敢仇餉共饁南畝孰敢不祀競藝稷黍民以有年神不
之主犇麥如雲際神之户菽粟如陵隱神之宇民飽而
嬉燕燕厥父母奉盛以薦潔登冪俎乃麗白壯乃酌清酤
報本反始在昔自古黄髮婆娑望神屢舞奏鼓坎坎衎
我烈祖玄鳥于飛集于河梁迎神語語曰湯是常小子
作頌于以歌商載祀百千神其樂康於乎成湯不亡

新野光武皇帝廟碑

繼秦以楚而無高帝則中國不能復繼莽以操而無光武則漢統不能纂承三代天下後世不知用儒爲學之有益治道而德於斯民殘陋蕪穢荼毒宛轉不復見先王風化之美矣高帝平秦滅楚恢拓綱維帝有中國垂統二百年光武復汎掃偽妄振踣植僨以帝王之學潤色皇度賁若草木復垂統二百年粲然二帝三王之治郁郁乎文繼周而傳萬世高帝平亂開建大業光武中

興身致太平號稱二祖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自成康而下帝王始不務學陵夷至於東周漸不用儒而中國不復有先王之治至秦而彗滅除剷專習法律一以殺人為務漢興將相皆刀筆軍功文景之治本于黄老申韓孝武雖號稱隆儒相公孫弘而擯董仲舒轅固申生汲黯老死於下國相如枚臯侍從文賦畜以俳優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不喜於儒謂漢家制度雜于霸王元帝好儒昧于識斷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卒殺蕭望之

而不悟故西漢制度陋于三代帝王不學瞢於大道卒為孔光張禹所誤而欺于王氏光武起自諸生以謹厚稱正大之學蘊為真勇昆陽一戰破尋邑百萬直壯之師遂興漢室風雲感會鄧馮寇馬皆稱儒將左提右挈底寧方夏既即位則進卓茂登宋弘用孝廉為郎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閉玉關謝西域不勤遠略推誠御物不尚狙詐躬幸大學脩明禮樂優禮嚴光激成風節始謁高廟祠孔子說詩書之規摹緝

熙文武成康帝王之學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
期門羽林之士通經問學有濟濟洋洋之盛於是大儒
輩出維持鼎命袁楊李杜屹然效節終我四百作成政
治保佑民命風化之美同於先王則其功又有大於高
帝者焉且自昔中興之主若夏少康周宣王特一時復
國不失舊物其功烈未有盛于夏后文武者也而宣王
之治又不克終光武之興條理文獻遂軼西京幾於三
代篤實輝光基命以德温純縝密服天下以柔道雖則

中興同夫創業傳序十二德威惟畏使曹操終身染指
垂涎而不敢革命昭烈父子崎嶇艱阻猶天命人歸復
漢討罪者終曹氏之世幾五十年又非少康宣王之得
比也文德軼於高帝中興功烈邃古所無於乎盛哉初
帝與其兄齊武王起兵舂陵討莽乘牛而殺新野尉奪
馬以戰其後廟于新野歷代祀之歲巳未經奉命宣撫
江淮乃登昆陽故城顧瞻舂陵鬱葱之氣浮動草木英
靈髣髴猶可想像又不能自已推本論著繫之以頌畀

鄧州道總管萬户史公勒碑于廟垂示不朽足厭景聖之心焉頌曰

於鑠漢業如火烈烈滅之水兮偽魁懷姦投隙抵間肆狐鬼兮高廟有靈翦除棘荆豈遂圯兮白河赤龍羣飛天紅有孫子兮昆陽一戰長驅百萬天復啓兮羮臯磔魅糞汚抉穢瀹靈沚兮百秦幾莽撐裂天壤復闢起兮雷鼓彗鋒指靡羣雄盡寧救兮帝有聖學沉幾先覺繼文軌兮投戈講藝夜分乃寐究經理兮以熙帝載比隆

三代風化美兮享國永久德懷九有殆三紀兮身為武湯治復成康孰可比兮廟食世祀代無廢事貴帝里兮于高有光民猶不忘載揚頌章刻示茫茫漢德無疆兮

周子祠堂碑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尊而王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忘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絕或續不得而常也三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是已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顏曾子思孟子是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秖一王位屹為爭奪之具得之者非血戰之豪傑則推刃之子孫其心則蠱于佛老散于辭章弊于法律嘗于功利壞于智數聖人不作强有力者挈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紊矣千有餘年之間學士大夫致志用力掇拾残斷崎嶇章句不為不勤其獨造自得力探特悟以道自任者如揚王韓歐絶無僅有雖兢于一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

不能承聖人之統續而復絕也剝食糜爛之餘僨踣撐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紉緝道緒傳諸其徒益久益彰者有宋舂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自不事章句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蹭蹬孔孟之後瞰視羲文之前揭振本根浚泐土苴範圍天地窮神知化盡性至命創為太極一圖申明太易先後天之幾著通書數拾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蘊與先儒之所未言為道學宗傳心之統葢其欲慮靜盡極于精一篤于純

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史黄庭堅稱其為人如光風霽月其瑩絶洞徹猶可想象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于朱熹泛瀾充匯洋溢旁薄君相服膺師儒鼓篋而學者遍天下六經語孟各為傳註性理象數各為論説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既傳諸其徒又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知義理之所在各為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自致聖域而不以為難由漢以來未之有

也祠祀之禮盛於江左而未至于河朔令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菜尊為先師燕自安史之亂睽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秩文采聳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也嗚呼道統為不亡矣祠既成適經貳於公而徵銘焉遂序其事而為之銘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東提刑分

司南京卒于江州嘗築堂濂溪以自名故門人號為濂溪先生銘曰

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有廟復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渺渺絶緒如絲伊縉聖遠弗續又從而棼祇揚其波不探其源縱尋斧斤自戕其本舍轍而車血手燥吻客氣賈勇莫不僨隕過高好奇誘于誕空看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與過皆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造其妙無極之真根柢茲道道有一極極盡

無餘轉斡化府推激神樞天地人物埏植貯儲心死不傳乃載于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梁析山頹千載寥闃無為升堂更孰入室日下有日五星聚奎發原湖南派流江西肩顏踵孟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為一水復生晦翁又一程子坦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有章遂令燕雲亦如荆揚嗚呼盛哉吾道之光

順天府孔子新廟碑

天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天天垂象萬物本焉孔子

立德萬世師焉故天極其神孔子極其聖郊祀天廟祀孔子禮冠百神宜矣按漢史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則孔子之廟祀於戰國先秦尚矣至高帝始以帝王親祠焉於是孔子之道尊與天同由漢以來載在祀典以及于今自京師郡國州縣皆為立廟自天子大臣方伯守令師長皆師而祀之封爵為王象設南面被衮冕服登龍禮秩一如天子諸弟子爵為公侯各以服章配享禮秩一如諸侯敷天之下祀事之盛無與侔也夫人

之尊莫尊於帝神之尊莫尊于天帝王受命有天下郊祀之際則以其祖配天烝嘗禘則於廟然止一代一姓而已秦不祀周漢不祀秦魏不祀漢孔子無土不王未嘗受命以一儒者歷代祀之配天不已然後知道之尊有甚於位乃以萬世為土焉順天故清苑縣置於隋唐間為鄚州屬邑宋初置保塞軍以其趙氏之故家在焉故縣比豐沛升為州曰保國朝奄有中夏令萬户張公柔自滿城建牙于保開斥土宇西盡常山東出瀛博南

踰滹池北負涿易自為一道統城三十仍兼河南諸道詔錫名曰順天開大帥府焉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堙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塵坌閧殆非清廟居神之所且文廟宜在文明之地在辰為巳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遊息之地以次具舉高廣其舊幾於倍蓰又為奎文樓于南鑿壁水于西歲戊午告成迎神于新廟仲春上丁釋奠以落之公之嗣子弘略攝領帥府而被服如諸

生尊禮先輩向學事師甚謹而文請于某以文其事某為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孔子而稱堯猶曰大哉蕩蕩乎無能名焉於以衆人而稱聖人哉且得聖人之道者則有顔淵氏傳聖人之道者則有子思氏述聖人之道者則有孟軻氏尊聖人之道者則有韓愈氏賛聖人之道者則有邵雍氏某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前哉姑推本聖人之道所以配天而廟食之所自以序其事然非經之私言聖人之所

自道也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每以天自處故生則代天為言沒則配天廟享堯仁如天孔子道如天昭布森列萬世一天洋洋乎其上吁可畏也為之詩以歌詠聖人之門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開必先是生夫子金口木舌代天為言六經垂世道同夫天皇帝王霸氣數是會集聖而成所以為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所以為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教為位以德為土彼天吾人

彼君吾師建極立心萬古是資天子北面廟食帝享秦山梁木萬世是仰燕趙之交保為之衝令同齊魯歸如新宮矯矯虎臣文武兼備顧視耽耽敢儒為戲小子作頌敬揚休風刻之廟門道在乎中

豐縣漢祖廟碑

惟天陰騭元命降監下土惟不嗜殺人能一天下聿志于仁者是與強有力者弗能奪弱且賤者弗能辭故秦楚之際大統卒集于漢太祖高皇帝在昔帝王受命若

舜若禹皆以大德大功相其君數十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授受弗與弗求弗征弗伐而天下泰定若湯若武皆積德累功數十世千有餘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征伐一戎一戰不復更舉而天下亦泰定得之如是之難定之如是之易至於漢祖則不然初無大德大功升聞丕顯亦未積德累功世修長發崛起阡陌之間裂裳斬竿奮挺大呼滅秦踣楚誅鉏豪傑即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四五年間大小數百戰稱帝之後叛者四起

夷傷呻吟始得粗定得之甚易而定之甚難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無難即以天下與人即受人之天下非有大德大功則不能有大德大功而有天下故不復有為恭己南面垂衣裳而天下治湯放桀武王伐紂夏有天下五百載而造難者一人殷有天下六百祀而造難者一人德澤在人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旦暴君虐民啓難毒世非積德累功基圖鞏固仁義信於天下則不能遽起而革命既積德累功應天順人以濟一時之難而拯

民于水火故亦不復有為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垂拱而天下治是以得之則難定之則易周自幽厲斬先王之澤滅絶宗國平王東遷僅守虚器號令不出京畿侯甸采衛擕裂王度霸者五起日以陵遲禮樂征伐專於諸侯僭以大夫竊於陪臣帝王大統無所歸屬故赧王無罪孽而西走秦人無功德而東并八百餘年遂折入秦虞夏商周之世皆絶而焚燒詩書坑戮學士剷除先王事首級行刻薄一以殺人為事於是陳吴首難而復事

殺人項羽殘暴而又事殺人秦人之殺未已而楚人之殺尤甚獨漢祖寬大長者仁而愛人聖度豁如知人善任聽納無我見幾成務故雖至賤至弱跌宕里舍不事生産不以功德稱無先世之積累而天命人歸有不得辭扶義而西五星聚井不殺秦降不居秦宮還軍灞上約法除苛固結人心即受天命是以得之如是之易然而六七百年殺戮之難積釁孼萿惡鍾為桀驁布滿天下不睥睨神器則仍欲分割河山故號令三壇非大汎掃

不能清夷遺黎之命無與逕續是以連戰劇鬪窮極智計始一海內而大先王之統故定之如是之難當是之時中國亡矣向無漢祖之寛仁收孼羣雄而帝之繼之以文景之恭儉孝武之恢拓孝宣之綜核光武之德業明章之問學垂統四百年傳世二十有四公恕利澤簡厚敦樸愛養元元補完瘡痍則一秦未已一秦復生獸蹄鳥跡交而人之類滅矣嗚呼三代而下中國之復得為中國千有餘年歷三國五胡七代五季遂至于今遺

民猶稱為漢民猶有君臣父子三綱五常衣冠禮樂漢祖之力也有功於中國甚大廟食世祀宜哉帝姓劉氏唐堯之後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魏于豐令徐州豐縣是也故帝為沛豐邑中陽里人既有天下以為湯沐邑其後即中陽里故居立廟歷代祀之廟之前後殿各一其前殿則高皇帝居中南向為太祖以呂后薄后配于神室留文成侯張良為佐命配享于右東向其後殿則太上皇帝居中南向為始祖昭靈后配于神室其左則

孝惠皇帝至孝平皇帝凡十有一帝以次西向其右則
世祖光武皇帝至孝獻皇帝凡十有二帝以次東向皆
衮冕黻珽登龍備章藻火尚赤仍有漢制代為崇飾居
民世守恪恭寅畏尊尊親親如事父祖故有靈貺昭著
草木有神亂兵劇寇不敢樵采海内莫不為墟而廟獨
巋然國朝奄有區夏豐隷東平道大行臺嚴公忠濟置
官監視給户灑掃有所廢缺輒為增賁故常煥若一新
經營以為漢祖非惟二漢之祖乃三代以來吾中國之

祖也而史臣妄引神怪侈大奇異遠探自出以為授受之符不足以鋪張耿光蹈厲大烈故序其所以受命而帝者畀行臺公使刻諸石昭示中國之民用揚漢休乃作頌焉詞曰

漢承天統奄有四方生民有王中國不亡𠜱除凶殘蘇完瘡瘍代虐以寛視民如傷虎氣龍文屬天有光為民請命師於咸陽釋縛受璽還軍灞上纔舉蘖秦又突暴項推功弗有銷鑠倔彊曾不芥蔕宇宙在量蠖居梁漢

潛構大衆建壇授鉞有相有將縞素百萬討賊誅讎從
天而下扼其襟喉遂宏三綱維繫九州人謀鬼謀轉圜
如流蹪強踦頑宛轉寛柔卒活斯民歸涼燠休海内既
平猶不稱帝既得弗名襟度尤異視彼汲汲夸徒兒戲
天命人歸始踐大位圜㫖弗誅天下之義親祠聖人萬
世之計大明賞罰讎封恩誅祖述湯武憲章唐虞制作
禮樂稱說詩書興滅繼絶論功剖符盤石之宗匪秦之
孤復見三代大哉規摹傳世數十載祀數百七制之主

鴻休龍澤至今稱漢炎炎赫赫廟食世祀中陽之宅小子作頌大書深刻民未忘漢式告罔極

留城留侯廟碑

帝王受命以濟斯民天必授之元聖使與戮力謂之佐命故成湯革夏則舉伊尹武王伐紂則用太公至於漢高帝奮起亡秦舉事之際與留侯遇于留留侯說以太公兵法則輒稱善謂為天授卒滅秦僨楚而有天下高帝則比迹湯武留侯之功烈與伊呂並而後世莫及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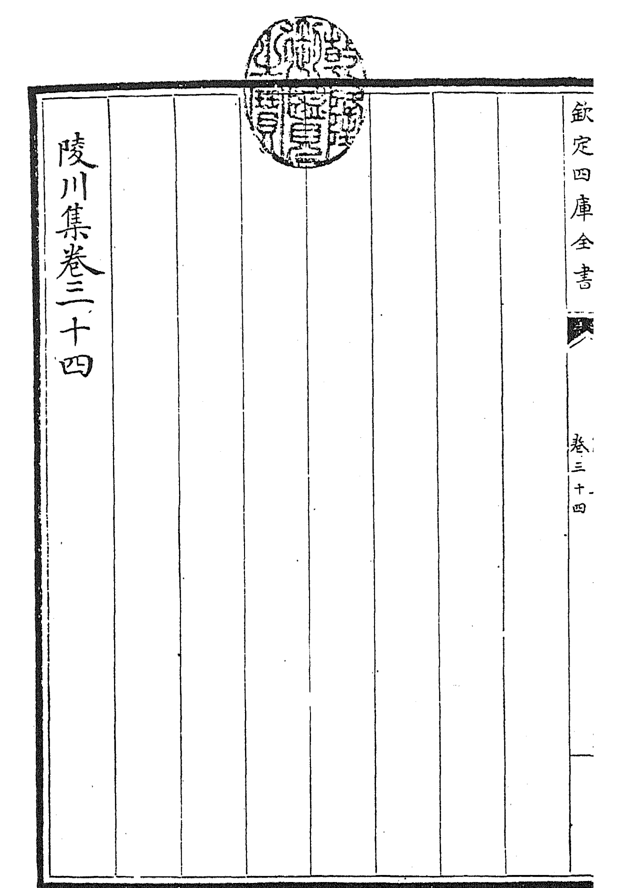
然留侯之事又有重且難者焉伊呂之佐湯武伐一桀誅一紂拯民一時之難底寧方夏而已留侯之佐高帝當王統綴旒七百餘年血流四海兵黷宇内既為宗國復韓之讎又為天下復生民之讎又為高帝復君父之讎始則始皇為一桀而二世又生一桀既而陳吳六國項羽英彭又生數十桀皆乘機撫會顧盼嚬呻使之自闘自斃卒以大義一天下不貪寵利納屨而去非惟甚難而又獨高且夏殷之季中國未亡而秦楚之際已無

中國者數百年矣一旦誅鋤滌盪舉二帝三王之綱大
復讎之義以尊君父宏仁義接續中國之命脉使大漢
為後世中國帝者之首嗚呼留侯之功大矣哉高帝既
定天下剖符封功臣使留侯自擇齊三萬户留侯曰臣
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時而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留侯留故沛國屬邑今徐
州沛縣留城是也由漢以來廟祀不絕中統元年夏五
月經持節使宋由泗舟行而留城在泗汭遂頓於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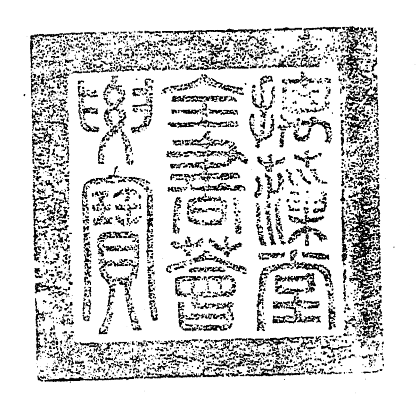
殿廡圮没荒基遺樹覆茅半椽香火蕭然有斷碑泐蝕駮不可讀是夕至徐徐邳道總管李侯某言先君嘗駐兵于留欲修文成侯廟而弗及今鳩工事材將卒先志而行府適至敢丐文以揭侯之靈故諾其請推本論著以徵其成而系之詩曰

智貴乎幾用貴乎藏勇貴乎怯義貴乎彰天畀留侯握茲佐王功並伊呂中國不亡木運告衰僭侯虐民折并屠割鍾惡于秦父肉未冷子血復新委積首級仇寃孰

伸申韓鞅斯投捍下石起翦鷙恬剢吭斧脊共為倀鬼不顧宗國盡反先王孰能討賊壯哉子房獨為復讎蹈揚義烈憲章春秋折節進履遂輿炎劉窮神知化揭仁闡義範圍情狀縱横奇計不怒而笑徬徨辟易總在吾術卒令漢帝獻璧燒棧借箸躡足免起鶻落乾旋坤覆雍容閒暇仇誅究復紛紛幾秦坐使銷屈功成不居脩然而往高風孤雲邈絕天壤偶來濟世不麗世綱封邑有廟宜乎世享



陵川集卷三十四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舉人臣龔秉震